西祠胡同 原创作品

王小波逝世 10 周年献礼



王小波门下生物

第五季

欢乐宋 ◎ 主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

影响我的人生的一句话（代序）

宋兵乙/文

“你给我滚！！”副股长助理——我的顶头上司，用这四个字结束了半个小时的训话。

当时他的嘴离我只有0.01厘米，由于最后一个滚字拖得很长，我看到了他喉咙小舌如风中旌旗般在抖动。脸憋得通红的我瞬间脑子里刷刷刷刷闪过许多英雄形像，我想到了非典的飞沫传染，想到了绿箭口香糖，想到了九华痔疮栓……但我最想的，还是挥动我在健身房100块钱包月练就的40厘米的大臂，把我半厘米厚老茧的拳头在他脸上做一个急停。啊！那将是一幅动画片里胖虎殴打康夫的动人画面，拳头陷到脸里面去，我甚至已经听到副股长助理眼镜破裂时如初春冰雪消融般清脆悦耳的吱嘎声……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我现在已经乖乖地滚回了自己的座位上。副股长助理永远也不会知道，最后拯救他粉刺小白脸和名牌眼镜的不是组织纪律，更不是党性原则，而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S君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不禁微笑了，想来我与S君也有七八年没见面了吧，我托腮遥忆着S君的音容笑貌，陷入了沉思……

S君是我的同学、牌友、吃友、玩友，是伴我走过了青葱岁月，度过了青涩年华，帮我操持了婚礼，以后可能还会做我孩子干爹的人。

S君在某些方面有点像《离婚》里的“张大哥”，那是指他的花钱。人常说花钱可以用刀来比喻：会花钱的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其次也能花在刀背上，再次的花在刀把上，最后是我这种，他们说我钱都花在了刀穗上。而S君是其间卓尔不群者——他的钱是花在刀光里的。S君用毕业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就把自己打扮成了50万元户的形象，当我还寻思着买篮球鞋随身听吃洋快餐时，他已经蹬着瓦亮的皮鞋，套着丝光T恤，夹着软皮拎包，裤缝笔直地出现在我视线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着实给我上了一课，到现在单位里每年新分来的男大学生还传家宝似的把小茸毛胡子留好几年才知道刮。他对时尚潮流有着惊人的把握能力，等我醒悟过来开始穿西装跟人家学领带的三种打法时，先胖起来的S君早已经穿上了纯绵竖条纹阿迪达斯运动套装，踩着同一牌子的慢跑鞋，混进了满街那种为脂肪肝发愁的平头运动服阔人胖子的行列里去了。

千万别以为S君是能赚会花型的，他跟我一样是每个月千把块，奖金要看领导脸色那种标准工薪族。这才是他厉害的地方，花工薪的钱过着看起来滋润体面的生活。我一直在琢磨同样是刀的一部分，刀穗跟刀光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观察了很久才略有了点心得。举例说吧，如果有这么一个非要花7块钱起步价打出租车的情况出现了，一般人无外乎拦车走人，赶时间。S君则不然，他沉

那晚拍摄完毕后，演员们都赶到化妆间卸妆，郭国林一直坐在走廊里等着。有卸完妆的演员出来，冲他打招呼：“郭国林，等卸妆呢！”郭国林会满脸堆笑，飞快地答应：“是呀，是呀。”他想，要是有人能多说一句“嘿，你配上大胡子还真有型”，自己心里一定美极了，可惜没人这么说，都是匆匆而过。

等了三个小时，到了凌晨一点，才轮到郭国林走进化妆间，他是最后一个。除了小许，化妆师还有两个，是五十岁女人，却穿着紧身裤，毫不掩饰走型的臀部。她俩点上烟，对小许说了句：“交给你了。”就回屋睡觉去了。

小许打着啊欠，招呼郭国林坐在镜子前。卸妆剂凉飕飕的，小许的手指在郭国林的脸上滑动，勾起了郭国林襁褓时的记忆。那时的他是个胖乎乎的婴儿，任何人见了，都会忍不住掐掐他的脸蛋儿。

我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感受着小许的手指，郭国林一阵心酸。这时小许说：“嘿，你配上大胡子还真有型。”郭国林脊椎骨里一股暖流，很想把整张脸塞进小许怀里，狠狠地蹭上两下。但他平缓地说：“是吗？”

卸完妆后，郭国林往门外走，小许却叫住他，说：“你太实诚了，没把握住机会。”郭国林猛回头，小许个子不高，却丰满健康，抱在怀里是结结实实的一块。郭国林三年没有碰触过女人了，难道今晚上天给他开禁了？

郭国林小腹一热，小许却说：“让你摔，你就直愣愣地摔下来了，连个弯都不会打。记住，三流演员得学会抢戏。”原来她说的是专业，郭国林恢复了冷静，恭敬地说：“请指教。”

小许教给他，起码摔下时的喊叫声要再长一点，落地后要尽量动两下。小许总结：“你能让镜头在你身上多停一秒，你就向明星又近了一步。你有没有注意到，大腕们和别人对话，总是要沉吟一下再说，嗯嗯呀呀的一沉吟，两三秒就出去了。这都是他们当三流演员时养成的习惯。”

郭国林听得目瞪口呆，突然想起一事，问：“有的演员说话结巴，也是在抢戏吗？”小许一点头：“对呀，别人说话用五秒，结巴说话用十秒，当然占便宜了。”郭国林脸色沉重，演员这行中还有这么多秘法，自己却不知道，真是在瞎混。

小许见郭国林两眼发直，有点害怕，说：“你怎么了？”郭国林缓过神来，冲小许一鞠躬：“谢谢。以后我管你叫许老师。”小许一笑，说：“不必了，听说你养了个荷兰猪，给我玩两天就行了。”

玩两天，就是永远拿走的意思。

郭国林将荷兰猪带入剧组，一是没有可托付的人，二是交给别人也不放心，因为那是他和猪猪之间唯一的联系。郭国林喃喃道：“荷兰猪对我有特别

意义，实在抱歉。”小许嘀咕一句：“没劲。”关上灯，拉上化妆间的门，一片小碎步走了。

第二天，郭国林帮美术组搬梯子时，导演甲冲郭国林一招手，郭国林放下梯子，跑到导演跟前，高声叫了句：“导演！”导演甲满意地笑笑，说：“今晚排监狱的戏，需要一堆狱卒，你串一个吧，两句台词——说！打死你！”郭国林两眼闪亮，声音高了八度：“谢谢导演！”

导演甲嘿嘿一笑：“听说你养了只老鼠？给我玩两天吧。”

把荷兰猪送到导演房间后，郭国林隐隐地觉得不安。果然，晚上卸妆时，他见到荷兰猪的笼子摆在化妆间的窗台上，小许时不时往里面扔一颗花生米。

郭国林还是最后一个，小许把卸妆剂往桌上一拍，冷冷地说：“你自己洗吧。”郭国林洗了脸后，仍迟迟不走，小许不耐烦地说：“你还有什么事么？”郭国林结结巴巴地说：“这玩艺心大肚子小，吃东西停不下来。你不用总喂它，也让它歇歇。”小许：“明白，这玩艺就是贱呗。”

郭国林回到宿舍，见其他人都睡了，无声地钻进被窝。上铺伸下一只手，敲敲他的头：“哥们，你的老鼠，怎么跑小许那去了？”旁边也坐起一人，诚恳之极地说：“小许是导演的人，你可千万别打她主意。”郭国林大喊一声：“不是！”将被子往头上一蒙，差点流下眼泪。

第二天司机到县城拉菜，郭国林给了他两百元钱，托他买回只口红。第三天没有郭国林的戏，他拿着口红去敲化妆组宿舍。他知道小许早晨四点起床给二十个人化妆，留下睡觉了，另两个化妆师去了拍摄现场。

小许穿着件米黄色睡衣打开了房门，困得眼睛都没睁开。郭国林说：“我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多包涵。”递上了口红，小许顺手接过，说：“有什么事，进来说吧。”转身进屋，一下倒在床上。

郭国林只好跟进去，小许上床时睡裙边翻起，露出一截大腿，郭国林怕走廊有人经过，看见了说不清，就关上了门。

小许闭着眼念叨：“你说吧。”郭国林：“给你买了个口红，一点小心意。”小许睁开一只眼，瞄了瞄口红，突然一下坐起，将口红拧开。

小许：“村姑才用这么红的呢！颜色太跳了，抹在嘴上，好像嘴翻着。”小许冲郭国林撅起双唇，一副接吻的架势，“这样子还怎么上街？好像我没接过吻似的，要得谁亲谁。”郭国林一下慌了：“不会吧？两百块呢！”

她把口红冲郭国林一递：“两百块？别丢人了，你给我扔了吧。”郭国林从小许手上接过口红，一阵脸臊耳热，跑到窗台前，打开了玻璃，就要扔出。小许却嚷道：“傻瓜，谁让你真扔了。”

小许招呼郭国林坐在床边，从床头柜上取来三支口红，一一拧开给他看，都是浅棕色的。郭国林深感惭愧，说：“鲜红的确太怯了，我找商店换回个你这样的。”小许：“抹嘴的东西，商店卖出去就不换的。算了，留下作个纪念吧。”

郭国林脱口而出：“你人真好！”小许脸颊一红，钻到被子里，说：“没事你走吧，我真得补补觉啦。”

恭敬地给小许关上房门，在走廊走了七八步后，郭国林猛然醒悟，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原本他想用口红换回荷兰猪的。

三

郭国林又有了新角色，扮演更夫，台词为：“熬夜就是熬命，这活儿不是人干的。”虽然是夜戏，根本看不清脸，但总算能说上句整话，这令郭国林感到十分惬意。

拍完了他的镜头，正赶上送夜宵，郭国林觉得今天简直就是自己的幸运日。但夜宵是芹菜配馒头，不是期待的馄饨，摄影师吼了声：“这是猪食！想不想跟我去吃点好的。”顿时有二十几人聚拢在他身边。

郭国林常帮摄影组抬东西，一个摄影助理说：“来吧，兄弟。”郭国林没多想，上了摄影组的车。车开出去两里地，敲开了一家路边餐馆。小餐馆从没一下招待过这么多人，好容易凑齐了五锅馄饨。

想到把餐馆吃光了，大家都心生豪情，再加上摄影师连说了四个荤段子，引得笑声不断。郭国林笑得满脸肉疼，他从来没这么痛快过，心想梁山好汉聚义应该也不过如此。有一人站起来，叫了声：“有尿不撒，非好汉。谁跟我去！”顿时有七八个人站了起来，显得十分热烈，郭国林情绪受到感染，喊道：“算上我一个！”也站了起来。

摄影师一指郭国林：“你不要硬充好汉。”立刻哄堂大笑，郭国林感到几年来的压抑一扫而空，大笑几声，跟上撒尿的队伍出了餐馆。

一排人站在公路上，哗啦啦的颇有气势。抬头看到天上圆滚滚的月亮，郭国林想：“我是个爷们。”他四下扫了一眼，感到天地开阔，自己有着无限的可能。正豪情万丈时忽觉心里一慌，意识到刚才一瞥之间，黑暗处有一块自己非常熟悉的东西。

他缓缓转过头，见导演甲的轿车正停在大树下。他的小腹登时松瘪，再也顶不出劲，尿流一下断了。

郭国林走到车前，车窗摇开，露出导演甲阴沉的脸。郭国林：“导演，您怎么不进去吃？”导演甲音调怪异：“我吃过了，芹菜馒头。”郭国林暗叫糟糕，早听说摄影师和导演甲不合，摄影师带队吃馄饨，无异于公然挑战导演甲的权威。

必须用简洁有力的语言向导演甲表明忠心，“虽然我吃了馄饨，但我是属于芹菜馒头的。”——不好，过于直白了，而且奴颜婢膝，要婉转些，给个人尊严留一点余地。“馄饨真难吃，还是芹菜有营养。”——不好，导演恐怕听不懂……

郭国林脱口而出：“你一翘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了。”

老马的一句嘱咐，酿成了大错。郭国林知道导演甲将勃然大怒，半个小时后自己将身无分文地离开剧组，不料导演甲呆呆地看着他，嘀咕一句：“那你说，我拉什么屎呢？”

看来导演甲没听明白，郭国林连忙解释，说他一直在揣摩，今晚主角那句“吴三桂的心思，还能瞒得过朕？”的台词，如果改成这句，效果将更好。刚才心里一慌，就说出了口，请导演甲一定原谅自己。

导演甲摆摆手：“你慌什么，这是句好词。你现在进去，向摄影师传我的话，就是这句词。”

郭国林走进餐馆，站到摄影师面前，小声说：“导演让我告诉你，……”后来发生的事是，摄影师冲出餐馆，和导演吵了十分钟，然后摄影师砸了导演甲的车灯，导演甲踢了摄影师的老二。第二天，摄影师带着摄影组和灯光组共十一人，离开了剧组。第五天，新聘的摄影师带着十一人来到了剧组。

新来的摄影师手戴佛珠，临睡前念三遍大悲咒，坚信自己死后飞往极乐世界，基本是给什么就吃什么。拍摄顺利地进行下去。

而那句“你一……我就……”的话，成了导演甲的口头禅，每次说都声音很大。郭国林是那次打斗的传话人，他渐渐发现别人对他疏远。他搬梯子，马上会有人跑过来，连叫：“郭老师，我来。”把梯子夺走。

成了老师级别，说明大家把他当作导演的人了。导演甲到片场总是背着一个牛皮包，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军队的通讯员包，专门装电报。牛皮边缘缝制得坚挺，泛着黑亮色，充满岁月的魅力。导演甲每日往里面装三包香烟、半卷手纸、八页剧本，这就是他一天的消耗。

他曾经抚摸着牛皮，深情地告诉郭国林，这个牛皮包是他父亲当年从国民

党部队中缴获的，他父亲是一个勇敢的八路军战士。而剧组的道具师傅说：“我跟导演拍了三部戏，那包是上个戏的道具，我做的。”

导演甲长发披肩，臀部肥硕——这是少年宫足球队训练的成果，教练信誓旦旦地告诉少年时的他：“踢足球的秘诀是，要有个大屁股。有了，就能在足球场上横冲直撞。”

导演甲长大后来看到“希特勒会晤墨索里尼”的纪录片，惊喜地发现他俩的屁股都很大。导演甲一天吃饭时说起这个话题：“难怪他俩能在世界上横冲直撞。”

对于导演甲的理论，新来的摄影师并不同意，说：“他俩屁股不大。他俩是小矮个，喜欢穿长桶靴，腿一细，个子好像高了点。但腿细，屁股当然显得大。这是最简单的视觉比例，你我都是搞影视的，应该懂呀。”

导演甲嘿嘿一笑，很快地吃完了这顿饭。深夜两点，郭国林起夜到了厕所，见黑暗中蹲着一个人影，正在痛苦地呻吟。郭国林蹲在一旁，自顾自地松懈，要起身时猛然发现那人是导演甲，就不好意思先走了，重新蹲好，恭敬地叫了声：“导演！”

导演甲哼了一声，郭国林没话找话地问：“导演，您白天拍戏上过好多次厕所了，怎么还有呀？”导演甲：“你懂什么！白天，我是借故躲起来思考。晚上才是我正常的排泄时间。”

摄制组不能容忍导演在拍摄现场停下来思考艺术，否则会埋怨“能力弱、耽误进度”，但等导演上厕所，大家都没话了。郭国林一下对导演甲心生同情，直陪到他站起身来。

两人洗手时，导演甲快速有力地说了句：“到我屋里来一趟。”先一步走了出去。郭国林跟到导演房间，见床上趴着一个女人，露着半截后背，响着轻微的鼾声。

郭国林一眼便知是小许，装作没注意，目不斜视地看着导演甲。导演甲坐在沙发上，点着根香烟，闭眼长吸一口，喃喃道：“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郭国林暗惊，以为小许跟导演甲说了送口红的事，急忙要解释。导演甲接着说：“新来的摄影师装作信佛，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但他今晚胆敢和我争论希特勒屁股的大小，说明这个人没那么简单。你去查一下。”

导演甲要郭国林接触摄影师，随时向他汇报情况。郭国林回去后，躺在被窝里记起了美国电影《教父》。教父吩咐手下打入墨西哥黑帮时的神态，与导演甲一模一样。郭国林心跳不止：“这不是黑社会么？老子当演员，可是为了艺术。”

他嘀咕了半宿，快天亮时才迷糊了一会，梦见老马对他说：“兄弟，你太单纯了。除了黑社会，还有别的社会么？”

郭国林起床后，想出了一个接近摄影师的方法——请教佛学。今日收工后，他去了摄影师房间。摄制组驻扎在一所小学校，此时正是暑假，导演甲房间是有空调的小会议室，摄影部门十一人住在一间教室中，地上摆了五六个台式电扇，他们正吃着西瓜。

摄影师肥胖，光着膀子，胸口脑门一片汗珠，招呼郭国林吃西瓜。郭国林咬了口西瓜，说：“我想信佛。”众人顿时一静，摄影师两腮绯红，拍手赞道：“好！我来的目的达到了。我早对影视没兴趣了，之所以还在这圈子混，就是要弘扬佛法呀！”

接下来，摄影师苦口婆心地给郭国林讲解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道理和烧香磕头的规矩，还把腕子上的佛珠摘下，郑重地戴在郭国林手上。

晚十一点，郭国林敲开了导演甲房门，说：“那是个傻A，您不用放在心上。”

四

导演甲和郭国林越来越好了，把电报包让郭国林背，这是高度信任的表现。只要导演甲做出一个微小的手势，郭国林便迅速打开电报包，取出盒香烟或一截儿手纸。他俩的默契令全组人感到惊奇，道具师傅说：“他俩上辈子准是一对儿国民党。”

前生今世的缘分，总是令人感伤。自己上辈子是个忠心耿耿的副官，而导演甲上辈子是个英俊的上校，带着他征战南北，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两人在今生重逢了，不料都干起了影视，前生的旧情谊，令导演甲心中不断有声音在大吼：“这是我的副官，不能看着他落魄下去，要把他培养成腕儿！”……

如此想象着，导演甲的样子在郭国林眼中越来越亲切，每打开电报包为他取出手纸，望着他晃悠悠走向厕所的背影，郭国林总是心生敬意：“好好思考吧，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搅你。你是我此生的长官。”然后守住厕所门口，禁止任何人进入。

有一晚郭国林梦见导演甲在战场上死去，哭湿了枕头。他的哭声将同屋们惊醒，被晃醒后，他解释说：“我梦见我妈死了。”由此赢得了大家的理解。

郭国林清楚地知道，以他现在的心态，他随时可以为导演甲去死。长官和副官的比喻，已经被郭国林想成了真事，而导演甲还浑然不觉。一天，导演甲突然在拍摄现场对郭国林发火，骂了半个小时，还把电报包从郭国林身上扯了下来。

导演甲的词汇量有限，停留在“操你爹操你娘”的范围里，半个小时后冒出一句“你妈跟美国人跑了，你爹戴了绿帽子还傻乐呢”，语言有了重大突破，导演甲禁不住一乐，心情顿时舒畅，高喊了声：“拍戏！”

拍摄进行下去，郭国林悄悄离开，跑回了宿舍。挨骂时，他并不觉得羞愧恼火，因为他已完全麻木，但“长官、副官”的梦想落空了。

“国民党将领都是善待副官的！”郭国林小声嘟囔着，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忽觉手背一热，是一颗眼泪落了下来。他没有继续收拾行李，而是坐到床上，看着手背上的眼泪慢慢蒸发。

想离开，只是一时冲动，郭国林清楚自己不能离开，起码剧组有一日三餐。傍晚收工后，他到了摄影组宿舍，他们又在吃着西瓜。郭国林站在门口，向摄影师招手，摄影师走过来，郭国林问：“佛受了侮辱，会怎么样？”

摄影师：“……佛也会哭的。”

郭国林顿时一阵欣慰，摄影师接着说：“佛不是为了自己哭，而是觉得侮辱他的人太可怜了，他们陷入恶趣中不能自拔，是要下地狱的。”

郭国林咬了口西瓜，满嘴香甜。

凌晨三点钟，郭国林上厕所，正赶上导演甲在那里痛苦地呻吟。便秘，是地狱的征兆——郭国林深信这一点，蹲下后，觉得自己遍体通畅。

天堂和地狱的对比，如此鲜明，证明了世上还有公平。

导演甲哼了一声，郭国林急忙恭敬地叫“导演”，传来一串怪异的噼啪声。两分钟后，导演甲扶着隔板站了起来，嗓音深沉：“我是把你当作我最可信赖的人，才骂你的。”

导演甲解释，下午摄影组干活很慢，演员松懈，但如果直接骂他们，他们会产生逆反心理，所以骂郭国林来威慑他们。

导演甲说：“我身边总要有一个可以骂的人呀！”郭国林站了起来，一脸肃穆。

两人洗完手后，导演甲点上了一根烟，看着郭国林，眼光中流露出赞赏之色。导演甲：“你是可塑之才，我会提升你当副导演的。”郭国林：“啊，我当了副导演，您可以随便骂。”

导演甲一笑：“错，副导演不是用来挨骂的，是用来出错的。”